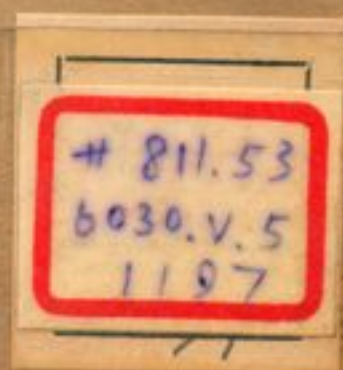


十先生奧論註

五



詳校官中書臣瞿照

助教臣常循覆勘

由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欽定四庫全書

十先生奧論註後集卷一

性理論

皇極辨

此篇論皇者君極者至極標準非大中之義

朱熹

書洪範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瑩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其好于而家時人斯其享于其無好德汝

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波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彛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安

國訓皇極為大中

洪範五皇極注云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而後之

諸儒莫有以為非者予嘗考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為在中之至則可而直謂極為中則不

可若北辰之為天極屋棟之為屋極其義皆然而周禮

所謂民極者

禮天官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

於皇極之

義為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並失之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謬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它但於洪範之文易皇以大易極以中而讀之則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之屬為何等語乎故予切獨以為皇者君也極者至極之標準也人君以一身立乎天下之中而能修其身以為天下至極之標準則天下

之事固莫不協於此而得其本然之正天下之人亦莫
不觀於此而得其固有之善焉所謂皇極者也是其見
於經者位置法象蓋皆本於洛書之文其得名則與夫
天極屋極民極者皆取居中而取極之意初非指中為
極也則又安得以是而訓之哉曰皇建其有極者言人
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曰斂時五福
用敷錫厥庶民者言人君能建其極而於五行焉得其
性於五事焉得其理

洪範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
事至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則固五福之所聚而又推以化民則是布此福而與民也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者言民視君以為至極之準而從其化則是以比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為天下之標準也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者言民之所以能若此者皆君之德有以為至極之標準也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懼于咎皇則受之者言君既立極於上而民之從化或有遲速深淺之不同則其有謀為操守者固

當念之而不忘其不能盡從而未抵於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者言人有能革面而以好德自名雖未必出中心之實亦當教以修身求福之道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為極而勉其實也曰無虐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者言君之於民不當問其貴賤強弱而皆欲其有以進德故其有才能者必皆使之勉進其行而後國可賴以興也曰凡厥正人既

富方穀汝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
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者言欲正人者必先有以
富之而後納之於善若不能使之有所顧於其家則此
人必將陷於不義而不復更有好德之心矣至此而後
始欲告之以修身求福之說則已緩不及事而其起而
報汝惟有惡而無善矣蓋人之氣稟不同有不可以一
律齊者是以聖人立極於上者至嚴至正而所以接引
於下者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趨於此者遲速真偽才

德高下有萬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矜憐撫奄懇
惻周盡未嘗不一也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
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
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
有極者言民皆不溺於己之私以從夫上之化而歸會
于至極之標準也析而言之則偏陂好惡以其生於心
者言也偏黨反側以其見於事者言也遵義遵道遵路
方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已歸于極矣曰皇極之

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者言人君以身為表而布命于下則其所以為常為教者一皆循天之理而不異乎上帝之降衷也曰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者言民於君之所命能視以為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絕遠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者言能建其有極所以有作民父母而為天下之王也不然則有其位無其德不足以建立標準子育元元而履天下之極尊矣天之所以

錫禹箕子之所以告武王者其大指蓋如此

書洪範武王訪于箕

子云云箕子乃言曰云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注云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

于雖其奧雅深微或非淺聞所能窺測然嘗試以是讀之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者但先儒昧於訓義之實且未嘗講於人君修身立道之本既誤以皇極為大中又見其辭多為含洪寬大之意因復誤認以為所謂中者不過如此殊不知居中之中既與無過不及之不同而無過不及之中乃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以

毫釐差者又非含糊苟且不分善惡之名也今以誤認

之中為誤認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為至寬

至廣之量則漢元帝之優游

前本紀贊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唐代宗之姑息

刑法志代宗性仁恕常以用刑為戒諫者諷帝政寬帝曰刑法峻急朕不忍也

范祖禹曰德宗批政尤多而大弊有三一曰姑息藩鎮云云一有奉天之亂而心墮膽破憐畏姑息惟恐生事

皆是物也彼其是非雜揉賢不肖混殽方且昏亂陵夷

之不暇尚何歛福錫民之可望哉吾意如此而或者疑

之以為經言無偏無陂無作好惡則所謂極者豈不實

有取乎得中之義而所謂中者豈不真為無所去就憎
愛之意乎吾應之曰無偏無陂者不以私意而有所去
就爾然曰遵王之義則其去惡而從善未嘗不力也無
作好惡者不以私而自為憎愛爾然曰遵王之道遵王
之路則其好善而惡惡固未嘗不明也是豈但有包容
漫無分別之謂又况經文所謂王義王道王路者乃為
皇建有極之體而所謂無所偏陂反側者自為民歸有
極之事其文義亦自不同也邪必若子言吾恐天之所

以錫禹箕子之所以告武王者上則流於老莊依阿無

心之說

史莊子傳莊子著書大抵率寓言也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言無事實

下則溺於鄉原同流合汙之見

孟子盡心下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

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云云故曰德之賊也

雖欲深體而力行之是乃所以幸小人而病君子亦將何以立大本而序彝倫哉作皇極辨之辭以盡天下

或曰皇極之為至極何也予應之曰人君中天下而立四方面內而觀仰之者至此輻湊於此而皆極焉自東

而望者不能過此而西也自西而望者不能踰此而東也
也以孝言之則天下之孝至此無以加以弟言之則天
下之弟至此而無少過此人君之位之德所以為天下
之至極而皇極所以得名之本意也故惟曰聰明睿智
首出庶物記中庸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如所謂天下
一人而已者然後有以履之而不疚豈曰含容寬裕一
德之偏而足以當之哉客曰唯唯因復記于此以發前
之未盡

皇極辨後

此篇辨論莊子執中之失

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

莊養生主篇為

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

督舊以為中

上文注緣督以

為經李云緣順也督中也經常也

蓋人身有督脉循脊之中貫徹上下

見醫書

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

見記深衣篇注

皆中意也老

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為全

身避患之計正程子所謂閃姦打訛者也

見二程語錄

故其

意以為為善而近名者為善之過也為惡而近刑者亦

為惡之過也唯能不大為善不大為惡而但循中以為

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

見上注

然其為善無近名者語

或似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為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者自非為己之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已而敢盡其為學之力則其為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為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莫非有所畏而不為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為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

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為中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益甚矣客嘗有語予者曰昔人以誠為入道之要

周子通書

恐非易行不

若以中易誠則人皆可行而無難也予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不誠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耳

記中庸仲尼曰

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今世俗苟

偷恣睢之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

無權耳蓋猶擇於義意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

孟盡心上子莫

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老莊之意則

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之比矣蓋迹其本心實

無以異乎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校計深切則

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乃賊德之尤者

孟盡心下孔子曰過我門而不

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

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

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為非老莊之罪

文中子周公篇詩書盛而

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

則吾不

能識其何說也既作皇極辨因感此意有相似者謾筆之於其後云

顏子所好何學

此篇論性之明誠

程頤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

語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

對曰有顏回者好學

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

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

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知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

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

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見語全句

出處

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則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

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語十二篇句

仲尼稱之得一善則拳

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記中庸句

又曰不遷怒不貳過

見語全句

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易繫辭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

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

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

容中道

記中庸句

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

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見盡心篇

顏子之

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

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

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

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

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彊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

一言而盡性上

此篇論內外之道同出於性

張文潛

一言而盡天下之道者性而已夫道之在萬物雖泮散殊別無所往而不得然其歸有二而已自內而本之者為聖人之神故凡大至於參天地廣至於贊化育禍福大故也而不得蕩其和死生至變也而不得干其常所以極天下之高明而寂然不動以待萬物之至者皆道之在內者也自外而致用者為王者之事故凡觀變以應天下之動而利用以成天下之務大之為禮樂小之為政刑所以鼓衆動民出而與一世同患無所感而不

通盛德大業待之以立者皆道之在外者也嗚呼道則廣矣大矣然不在外則必在內不在已則必在物所謂

道者不外是矣且天下之道不過於內外而內外之道

其初曷出哉凡在內者乃吾之所受於天而虛靜明達

無所待於外者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者

記中庸喜怒哀樂未發謂

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凡在外者取吾所受於天者而顯諸形名

事物之際與物兩得而布之天下取諸心而施諸事本乎天而成乎人動於無為而著於有形使天下萬物蒙

其利所謂喜怒哀樂發而中節者也故內外之道雖殊而同出於吾性故兩言而盡天下之道者曰內外一言而盡內外之道曰性而已然則天下之物未有逃於吾性之表則吾性者盡天下之能事者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豈能強其性之所無而附益其所不足哉然盡其性之所受於天者而無有闕蔽不照之累天下全受於我者全得之而已矣故能盡己之性則能盡天下之道能盡天下之道而後為聖人自聖人而下之至於庶

人其別蓋多矣彼其為是大小之辨者亦豈有他哉其於性也所見有廣狹故其為德也所立有小大性猶山也自聖人至於庶人登山者也或蹈其半或止其下而其強立者出入上下無所不至陟焉而窮其高降焉而極其深盡一山之視而無不至之處故無不至者聖人也或蹈其半或止其下者賢否之別也均是性也因其所見而為聖賢之別均是山也因其所止而知強弱之異故人之繕性也有不求而性之於人也無不足人之

登山也有不盡而山之於人也無不與子思曰天命之

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記中故道出於性教出

於道一得吾性而道與教舉矣

盡性論下

此論聖人盡己之性趨善避惡兩極其至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嗚呼此性之說也蓋孟子嘗

以謂性善矣

孟告子上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云云

夫善

者萬物之一也萬物皆備於我則我之所受於天者獨

善矣乎故吾知孟子為性善之說其有救乎當世之變

而非性之至論也揚子曰善惡混

修身篇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

人修其惡則為惡人

揚子之論出於萬物皆備於我者也然則盡

已之性而為聖人則聖人之於性豈有兼受其惡者哉
是不然聖人之於聖其智足以知之者無不盡矣凡性
之可以為善者聖人者達之無不至其極凡性之可以
為惡者聖人察之無不極其微於是乎有學焉開其所
由達之途使趨者必至其極而無蔽闕於前治其所能
察之隙使避而遠者必盡其微而無有鑠奪陷溺之累

故能盡性之大體則趨善而遠過也兩皆至其極故善之在我者無不舉惡之在我者無不去自聖人而下之至於庶人自上智而下之而為下愚所以為賢否之殊者亦計夫所趨之善有淺深所避之惡有小大之殊者豈有他哉其於性也所見有全有不全故也昔者顏子之於孔子蓋仰之彌高鑽之彌堅

語子罕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

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

夫高與堅也凡人之性舉有之也孔子至

焉而顏子之力幾疲於是矣是何也孔子得其善之授

於天者盡而顏子得之也有不至者矣夫子之門人自

子路子貢之徒皆嘗有不善於其身賜之貨殖

語十一
賜不受

命而貨殖焉
億則屢中

由之兼人

同上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
諸子曰有父兄在子曰由也兼

人故

退之是也二人者蓋終身而不知止而顏子之於不善

也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

易繫辭子曰顏氏之子
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

嘗不知知之
未嘗復行也

夫顏子之於子路子貢其性之質一也然

其於不善也遠之者至於未嘗復行而不改者至於終
身何也豈顏子遠其惡之授於天者盡而由也賜也有

金定四庫全書
卷一
不盡者矣譬之鑿也不盡知天下之善惡則其治疾也
有所遺毒石惡草知之不周則其於遠害也必有所不
盡故良醫盡天下善惡之藥而聖人盡吾身善惡之性
夫性所至有淺深所盡有廣狹而人之才能自是別矣

十先生奧論註後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十先生奧論註後集卷二

歷代論

胡寅

秦

此篇論秦取天下由先破韓魏然亦本得人之力

昔秦皇帝以少年英銳之氣廢六國而夷之首繫韓王繼削趙壞元戎橫擊而大梁不守武旅前趨而壽春以平遼東之地入我版圖臨淄之積歸我王府

並見史秦本紀

於是郡邑

海內稱帝而治

史始皇二十六年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

後世見其舉兵之尅

而取亂之易也皆曰秦皇帝善將將而王李蒙白善將兵

王翦李牧蒙恬白起四人皆秦將故能取天下嗟夫是未究其本也且山東

諸侯六國地皆千乘而足以爭衡天下賈誼過秦論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

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約縱離橫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云云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

秦秦人開闢延敵九國之師遠巡而不敢進獨秦皇帝優游談笑以一敵六席卷

而吞之同上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馭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蓋秦之先君皆侈然有併吞八荒之心而其大臣謀主亦皆

為異世計過秦論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

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自繆公以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闢諸侯

來威權形勢常雄諸侯

太史公曰自繆公以來至于精秦王二十餘世常為諸侯雄

兵銳師左縈右朴勢如摧枯往必糜潰東征遣某軍西

擊用某將今年圍某邑明年下某城而衡人又以其威

稜恐愒於外於是六國之君寒心破膽求成請媾之不

暇媮一時之安而恬後日之毒出有盡之地而充無已

之求不愛膏腴沃壤以資奉之

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

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

合縱締交
相與為一

方獻名都復効大邑盟載伊始弓矢未櫜而

關西之師又出於函谷矣夫惟諸侯之地日瘠秦地日

肥則諸侯之勢益弱而秦勢愈彊矣譬如假賊以兵惠

盜以糧必產後害是以數世之後始皇帝得以拱手而

取之也

賈誼過秦論於是秦人
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嘗以天下地圖按之韓

魏之地南蔽諸國秦人破之不先則安能過都越國而

致討於人乎不據要害不散從約以彊我而孤敵則安

能圖大事乎是故加兵全魏取城六十使魏人震懼則

穰侯之為也

史穰侯傳穰侯為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河西取城六十

決羊腸之險

塞太行之道切切然收韓是謀則范雎之為也

史范雎曰今夫

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伯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盛楚趙楚趙附則齊必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乃拜范雎為客卿謀兵事且欲發使於韓云云鄰食其日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大築冀闕遷都咸陽使秦人據河山之險以制諸

侯死命則衛鞅之為也

史商君傳以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築冀闕

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太史公曰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

游說列國散從

解約使秦人得出甲而馳騫於外則張儀之為也

史張儀

說諸侯云云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恐秦之攻諸侯歟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激感張儀云云張儀得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微此二三子逆去其害而先

置其利則始皇帝之君臣欲以一旦取天下可乎嗟夫

祖龍之君

史始皇紀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燕使者曰為吾遺瀉池君因言曰今

年祖龍死因忽不見置其壁去使者奉壁具以聞始皇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壁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也因前世以有天下而躬自壞之甫十有四歲而咸

陽遂亡其淫虐侈麗之迹先儒言之詳矣自過秦而下

前賈誼作過秦論

若仲舒谷永嚴安徐樂吾丘主父劉向揚雄

蒯通伍被晁錯釋之鄒陽賈山終軍之儔皆嘗伸筆舌而數其罪愚不復論

西漢上

此篇論高祖短於
處事長於聽言

高祖短於處事而長於聽言

班彪王命論高祖知人善
任使以信誠好謀達於聽

受見善如不及
從諫如順流

故能仗劍三尺奮起徒步以有天下

本紀

吾以布衣提三尺取
天下此非天命乎

尋其處紛亂之際猷為經畫鮮不

倒行逆施之幾敗大事賴佐命之臣反覆辨正開其如

此禁其若彼高祖釋然於心躍而從之

漢王與酈食其
謀統楚權欲立

六國後漢王令刻印張良來謁漢王方食以告良良請借前箸以籌之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是以事無困廢之既不然而天下非高祖有也嘗讀

楚漢之書私怪高祖之失謀其大有六而其他尚多有之始其南陽之勝遽欲引兵而西不有留侯之謀則宛

擊其後秦邀其前危執甚耶本紀秦三年六月與南陽守騎戰鞏東破之略南陽

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藍田之捷西入咸陽遽欲止

宮休舍不有樊噲之謀則盡於聲色沮撓軍氣害孰甚

耶沛公引兵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遂西入咸陽欲止宮休舍樊噲張良諫

乃封秦重寶財物

府庫復軍霸上

刻印直茅封六國後非聞八不可之

謀則賢臣四分勅敵並起長亂必矣

漢王欲立六國後趣刻印具以酈生

計告良良曰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死命乎其不可一矣武王入殷表商容闕式箕子門封比干墓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矣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倒載干戈示不復用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四矣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為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五矣放牛桃林之野天下不復輸積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矣且夫天下游士雖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乃立六國後是无復立者游士各歸事其主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

可七矣且楚唯無疆六國復橈而從之陛下為得而臣之其不可八矣誠用此謀陛下事去矣漢王令趣銷印

既入武關遂欲擊秦峽關之軍非聞旗幟為疑兵之謀

則以少犯衆兵力不敵覆師必矣

遂西攻武關入秦秦遣將將兵距峽關沛

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動願先遣人立張旗幟於山上為疑兵使鄢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果欲聽之張良曰不如因其怠解擊之秦兵大敗

項羽方彊遷之

於南鄭之僻反切齒而不行賴鄢侯陳屈申之說然後

隱忍以圖大也

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

中四十一縣都南鄭漢王怨羽項羽既弱分之以鴻溝之背約欲攻之蕭何諫乃止

之西乃東甲而欲去賴曲逆獻養虎之說然後剛決以

就功也

羽少助食盡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洪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羽解而東而漢王欲西歸張良

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不因其幾而遂取之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鄉使當

此機會之際高祖率情而徑行則天下之勢何如耶由

是知高祖明於見機而精於料敵者獨能廣寬兼聽以

佐裁決耳于時好善如不及從諫若轉圜

梅福傳云

下至販

繒屠狗狂生戍卒之計皆取而用之

灌嬰雖陽販繒者也樊噲以屠狗為

事後班彪論曰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葦策畢舉云云

是以能從容閒暇

而定帝業於五載間也

異姓諸侯王表漢亡尺土之階
繇一紉之任五載而成帝業

且秦之末塗天下雲擾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

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豪傑矯據都

邑相望及夫僭偽之國以次勦滅而衡行天下獨一項

羽耳彼以蓋世之材仗全楚之勢噫嗚咄嗟則三軍之

士披却而不振

羽令壯士挑戰漢有善騎射曰樓煩楚
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羽大怒自被

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羽瞋目叱之樓煩
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敢復出大小七十餘

戰未嘗敗北可謂難敵矣然高祖率困之於垓下而戮

之於東城者固天時亦人謀也

羽壁城下軍少食盡漢率諸侯兵圍之數重夜

直潰圍南出漢追及之羽復引而東至東城追者數千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伯有天下嗟夫我然卒困於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適自劉

屈羣策以為裨助

揚重黎為漢屈羣策屈羣力

而彼亦能用衆謀

則雌雄之勢未能安決

羽適使人謂漢王曰天下匈匈徒以吾兩人願與王挑戰決雌

雄毋徒苦天下父子為也

惟其我能資諸人而彼傲羣策以自屈是

以有興亡之異也要之西漢之興本聽言而已矣

西漢下

此篇論西漢之亡在於外戚之擅權

人君有天下而未知治亂得失之機胡不取前世之已
事觀焉某事果利乎循而行之某事果害乎矯而變之
庶幾可以遠禍亂基太平也今夫天子以一身而制天
下者以有權利也惟利可以役人權可以制人是以不
出殿陛而天下惟吾之聽苟不能謹惜名器而輕以假
人孔子曰惟器與
名不可以假人倒持太阿梅福傳秦倒持
太阿授楚其柄授人鐔柄
則晚節末路抱持虛器而威勢下移矣又况外戚之倫
少不知學徂富貴之居則志易以僭挾禁掖之勢則權

易以專其始盜天子之威福為予奪以劫持天下天下既側目而畏之則還以恐惕於上而邀望大利矣君人者奈何不加抑遠而使之立朝乎西漢之業以外戚亡議者過成哀之君縱不能遠取前世事以為規鑒胡不以祖宗之得失耳目未遠者觀之乎始文帝以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既而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卒拜申屠嘉嘉本傳文帝以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元帝以馮野王行能第一欲用為御史大夫既而曰後

世必謂我私後宮卒用張譚

元帝時御史大夫李延壽卒在位多舉野王功能第

一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

王為比乃下詔以太子少傅張譚為御史大夫野王乃嘆

曰人皆以女寵貴

我兄弟獨以賤是二帝者矯私徇公若此其蚤也過

絕外戚之亂若此甚也繼其後者若之何不循而行乎

異時呂氏盜朝產祿肆亂不有太尉主兵而北軍助順

則海內危矣

高后紀將軍祿相國產顯兵秉政自知背高皇帝約恐為大臣諸侯王所誅因謀有

亂大尉勃與丞相平謀勃入北軍不得入迺令紀通持

節矯內勃北軍勃復令鄼寄說祿以兵授大尉勃勃入

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皆左袒

勃遂將北軍產不知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宮欲為亂殿

門弗內勃逐產殺之
悉捕諸呂皆斬之

霍氏繼起禹山專制肆行非度陰

有異謀非宣皇帝毅然加兵則宗廟恐矣

霍光傳宣帝始立立微時

許妃為皇后光夫人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豎浮于衍毒藥殺許后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為后光薨後語稍泄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更以禹為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於是始有邪謀矣會事發覺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

彼二氏者柄朝未幾而產害已若此繼其後者若之何

不矯而變乎悲夫建始以後

建始成帝年號

政柄旁落歸于王

氏五侯羣弟更迭弄權

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為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

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

威勢翕習青紫充滿

王氏子弟皆卿大夫

侍中諸曹分據

排擯宗室孤弱公輔誅戮忌擊斷不

執官滿朝廷

請

大將軍王鳳用事上遂謙讓無所頗左右常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上說之欲以為中常

侍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上於是語鳳鳳以為不可乃止其見憚如此

而當時之君瑣瑣

碌碌曾不敢舉手開喙以預天下事自王章以直言誅

王商傳直臣王章訟商忠直

劉向以正諫黜

向本傳時政由王氏

言鳳專權鳳竟以法誅章

出向極諫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

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

奢行汗而寄治身私而託公筦執而忠讜之士卷舌矣

樞機朋黨比周兄弟據重宗族盤互

杜欽谷永之朋方且逆望風旨揄揚贊頌

並見本傳

而張禹

孔光共為持計不肯吐忠于上

並見本傳

由是漢室彫弱不

振至于賊莽則大事去矣

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至于變異見於上民怨於下莽亦不

能文也

彼且文飾休符招致琛臚作為石匱大誥之書以

愚弄天下

莽本傳羣臣乃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載同符宜賜號曰安漢公平帝崩莽自

謂威德日盛遂謀即真之事梓潼人哀章見莽居攝即作銅匱為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行璽言王莽為真天子則漢其不亡得乎噫自古天下敗於外

家者惟漢與周然隋文帝東平全齊而西破巴蜀五王

姦謀同日擿發則於宇文氏不為無功

楊安之女為周宣帝妃堅以元

舅輔政有功於國卒受周禪是為隋文帝

方之安漢可異日談也

王莽號安漢公

東漢上

此篇論光武明於料敵而長於用人

世祖皇帝單車匹馬崛起閭巷東西誅戮以復漢室而

君海內議者皆曰新室苛政民困水火于時豪傑之士

有能倡義大呼拯援焚溺則耄倪遠近攝衽而從之矣

故建武之業捷如覆掌嗟乎是不然彼公孫述據巴蜀

隗季孟竊隴右彭寵張步之徒紛紛而起

並本傳

皆有戡

亂之名胡為卒敗塗地耶議者又曰西京之民涵休於

漢氏之渥澤久矣自姦臣擅命僭偽四作天下喁喁仰

思漢德故南陽諸劉易以集事嗟乎是又不然劉永起

睢陽盆子窺中原皆豐沛之胄而終死人手並見本傳天水

之豪

隗器聞莽敗謀起兵應漢稱漢復元年據天水

邯鄲之盜

王郎以為河北有天子氣詐稱

成帝子子與趙縵王子子林率車騎數百入邯鄲立即為天子漢兵拔邯鄲斬之皆假託宗籍以

詆欺天下而何為竟無成也從是論之則光武之興智

謀英畧必有加人者矣蓋光武明於料敵而長於用人

是以豪傑之士不能與之競鞭並進以角中原也然則

明於料敵奈何曰籌之方寸之中遠料萬里之外

光武賜寶

融璽書既至河西咸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揣微射隱無不如目擊者若

乃遣朱祐以討秦豐諉耿純以襲劉楊任侯進以要赤

眉之衆

並見本傳劉盆子傳樊崇起兵於營恐其衆兵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赤眉

皆逆料事情而授以成筭策其必勝已而果勝也吳漢

之討蜀與劉尚異營鄧隆之救薊與朱浮別壘

並見本傳及光

武紀救援阻隔而無以濟師策其必敗已而果敗也夫是

之謂善料敵而長於用人奈何曰收集以廣其來委任

以課其功存撫以激其忠敦獎以厲其氣若乃設壇場

以拜馬武

見本傳

脫左驂以遣賈復

本傳王莽末時下江新市吳越復起聚眾

數百人復北渡河光武召見奇之署復破虜

將軍督盜賊復馬羸光武解左驂以賜之

李忠

本傳忠遂與任光同奉世祖世祖自解所佩綬以帶忠因從攻下屬縣

解衣以衣來

歛

見本傳

明之至矣寇恂之守河內

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眾之才乃拜為

河內太守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

馮異之定關中

本傳異朝京師

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荆棘定關中

耿弇建策之功

本傳帝謂弇曰

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本傳王王霸渡河之役郎起光

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武令霸至市中募人將以擊郎光武即南馳至葦沱河

候吏還白河水流漸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霸

往視之霸詭曰水堅可度遂前北至河河冰亦合未畢

數騎而冰解光武謂霸曰安吾眾得濟免者卿之力也

皆諄諄然稱揚褒美以慰功臣之心而作將士之氣卒

之授鉞四七有翼扶王運之功焉馬武傳論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

二十八宿又張平子東京賦世祖龍飛夫是之謂善用

人也蓋善用白水鳳翔參墟校鉞四七共工是除人矣雖短於料敵亦可取天下高祖是也

乃若一身而兼有之則光武之興晚矣

東漢下

此篇論人重名義而其業壞於宦官之亂

人君收集忠賢環布列位養其剛氣而厲其偉節使之正色立朝奮不避死則雖有姦臣決不能肆志於天下何者狡詐之謀一有暴露則正士憤疾戮力而攻之矣夫惟僉士攢朝擊去君子圜視前後無復顧忌然後爭逞誤國之計而圖其私也在昔東漢之世人重名義仕於朝者類皆慷慨忠勇芥視爵位而喜於嬰小人之鋒學於時者亦能品覈公卿崇論閎議而敦尚名節一有

異此則芸夫孺子獻譏而騰笑矣觀夫孝和以後主勢

陵弱前有竇憲擅朝

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

者惟閣後有梁冀用事

梁冀立質帝又潛行鴆殺帝復立桓帝專擅威柄凶志日積百

僚側目莫敢違命天子

恭已而不得有所親豫手握王爵躬盜天憲

宦者傳呼

吸指揮可以貧富生死天下而士於此時終不肯俛意

屈節少有承順而程奏顯言條疏其罪者何多也若樂

恢何敞丁鴻袁安李恂伯魚之倫固嘗詆摧於竇

並各見本

傳而張綱杜喬黃瓊延篤周勰陳龜之朋固嘗沮抑於

梁矣

並各見本傳

是以彊梁之凶褫氣而不敢動不然天下

無漢豈待建安之末哉彼闖人腐夫五邪曹趙之輩

中常

侍單超徐瑛具瑗左悺唐衡共誅梁冀五人同日封侯其後轉橫云云桓帝紀論五邪肆虐流行四方曹節與趙封並見既以目見前日之事矣將播虐於天下而逞

宦者傳

已之所欲為竊計以謂孱昏之君固可愚弄於掌股之

上而不足畏有能奮臂以搏我者獨四方忠義之士爾

於是假手於牢修借交於朱並

前見本注

厚誣名賢指為鉤

黨靈帝建寧二年侯覽諷有司奏李膺等皆為鉤黨之獄死者百餘人諸附從者錮及五屬制詔州郡大舉

鈞黨于是天下豪傑及儒學行義者一切結為黨人欲一網而去之若李膺杜密

范滂張儉之流不能以身免而其他死徙廢禁六七百

人不既多乎

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素佞邪為儉所棄承覽意指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

四人別相著號共為部黨國危社稷而儉為之魁大長

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鈞黨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

杜密朱寓荀昱翟超劉黨錮之既涉七十載冤濫之氣

儒范滂等請下州考治

上通於天不既久乎

李膺等百餘人皆死獄中自此結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

入黨中人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羅禍毒其死徙

廢禁者六七百人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

儉海內塗炭由是賢人君子無復居朝而閹寺之勢日

二十餘年

以翕習迴天獨坐之謠譁于民間

單超傳徐璜具瑗左
官唐衛四侯轉橫天

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
獨坐徐卧虎唐兩壟

私竊威權公取貨賂豪奢刻虐

無不為矣其後陳蕃竇武擊之而見誅

陳蕃謂竇武曰
曹節王甫等自

先帝時操弄國權今不謀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武自
太后誅曹節等太后猶豫未忍而曹節脇尚書作詔板
拜王甫為黃門令收捕武等武不
受詔執蕃送北寺獄殺之武自殺何進王允謀之而不

勝

何進拜大將軍與袁紹謀誅宦官
進召王允與謀進後為張讓所斬

漢室於是大壞嗟

夫東漢中葉邪不勝正故亂而不亡及其末塗正不勝

邪由是逐鹿之人叩關而至矣

秦失其鹿天
下共逐之

後之君能

成於此不使姦邪得志而君子道長誠天下之福也

曹魏

此篇論武帝不知人之過

人君無敏識精鑒以照知人材而疑其可信信其可疑甚大患也昔者魏武帝東西征討艱苦百戰而老身於鋒鏑之間其規為志意將以合天下也而三方終不平將以傳後嗣也而胙國者止五世而已矣竊嘗誦其書而追攻其失不知人之過也今夫劉備割據於當年而司馬仲達之子孫篡奪於後世皆既魏者也而詳觀其

實通武帝之自取何者備之困於袁呂而來奔也帝固

策其英雄與已敵也

劉備與袁術相持經月呂布出兵攻備備敗走歸曹公曹公厚遇之

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

程昱郭嘉固嘗稱有雄

才不肯為人下矣其亦宜先慮而早圖之以絕後害奈

何恬不控制而又縱之乎

呂布襲劉備備來奔程昱說公曰觀劉備有雄才而甚得

衆心終不為人下不如早圖之公曰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又劉備來奔或謂備有英雄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太祖以問郭嘉嘉曰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太祖笑曰君得之矣

司馬仲達數以智謀裨贊大

業帝固察其有雄豪志矣然惑於臨履芻牧之偽披懷

而信之熟視其狐媚之謀縱觀其狼顧之相而恬不屑

意

晉宣帝紀魏武察帝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有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因謂太子

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爾家事

是以基宇為蜀侵而國祚為晉奪皆

自取之也至於楊修有射隱之才

本傳序云

季珪有料敵之

智

崔琰字季珪見本傳

荀彧孔融之賢郭嘉桓邵之傑

並見本傳

皆可

付以機要而仰其成績者也返嫉其勝已無故而斃之

謀臣傷心壯士挫氣由是英偉倜儻之輩裹足而不敢向

宛洛矣嗚呼於姦猾則可疑而信於英彥則可信而疑

無乃左乎昔慕容垂仕於苻堅而陰有異志王猛苻融

策其必叛而堅弗之察

慕容垂奔秦初秦王堅陰有圖燕之志憚垂威名不敢發及聞

垂至大喜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父子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奈何殺之乃以垂為冠軍將軍其後淮淝之歸請巡撫燕岱而

堅縱之遂猖獗不可制矣

慕容垂傳堅之敗於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垂

垂世子容勸垂滅堅垂弗從堅至滎池垂請至鄴展拜陵墓因張國威刑以安戎狄堅許之權翼諫曰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便高飛過風雲之會必有凌霄之志魏惟宜急其羈絆不可任其所欲堅不從未幾垂果叛魏

祖之遣劉備其失類此也蕭道成仕宋明帝察其非人

臣相又以謠讖知其必享天下

南齊本紀高帝姓蕭名道成宋以帝為假冠軍

將軍加都督五州明帝嫌帝非人臣相而人間流言帝當為天子

然而因循退怯不能

早為之慮其後竟以代宋魏武之貸仲達其失類此也

若曰玄德仲達皆天所贊而非人力所能制則愚不之

知矣儻曰天道遠人道邇

左昭十八年子產曰云云

姑以人事而揆

得失則魏祖豈容無失哉

蜀

此篇論三傑優劣關張不及諸葛之功

或問漢高祖得三傑為輔故能芟夷逋穢亟定大業

高祖

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餼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唐明皇得三傑為

臣故能興起太平比隆貞觀

宋璟為右相張說為左相源乾曜為太子少傅同日

拜有詔太官設饌太常奏樂會百官尚書省東堂玄宗賦三傑詩自寫以賜

玄德之興亦有

三傑以筦戎旅

傅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為之相關

張二人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而為之將此三者皆人傑也以備之畧三傑佐之何為不濟而訖不能取吳魏以合天下賢者亦無益於國乎曰否不然也

當西漢之初所與爭天下者項氏也彼方妬賢嫉能信

用間謀

高祖紀上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項氏妬賢嫉能有

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云云項羽有一范增而不

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

而高皇帝得蕭張韓信以為裨助則其興

晚矣

見上注

唐之開元四海混一疆梁之凶禡氣而未敢

動明皇帝得宋璟張說乾曜以粉澤王化則其治宜矣

見舊史本紀

先主之興孤立一隅西有孟德宅許洛之勝

曹操

字孟德

東有仲謀據揚越之廣

孫權字仲謀

挾天子以劫天下

則不如曹

見諸葛亮傳

訓齊武備揣料敵情則不如孫

見吳主傳

彼且披懷虛已收集賢智而虎臣彪將交至層出樂為之用蜀於此時雖得三傑以救紛亂尚未克制勝况所用三傑者未必皆人傑乎嗟乎傅幹以孔明關張為蜀三傑以愚觀之是獨一傑耳方先主之未遇孔明也小

戰輒殲大戰輒北身居袁呂掌握中者數矣

蜀志袁術來攻先主

先主拒之於盱眙淮陰先主與術相持經月呂布乘虛襲下邳虜先主妻子先主求和於呂布布還其妻子先主遣關侯守下邳還小沛復合兵得萬餘人一朝卧龍呂布怒之自出兵攻先主先主敗走歸曹公

起而佐之教以跨有荆畧取益部以據要害

諸葛亮傳徐庶謂先

主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由是先主遂請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主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計

將安出亮答曰云云荆州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

天府之地高祖因之以成帝業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速宛洛將軍身

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則霸業可成於是吞劉璋之國兼劉琮之衆而基

宇定矣

曹公南征會表卒子琮代立遣使請降主主乃將其衆去過襄陽諸葛亮說先主攻琮荆州可

有先主曰吾不忍也云云益州牧劉璋勅關成諸將文書勿復關通先主先主大怒進圍成都璋出降

赤

壁之戰

孫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先主并力與曹公戰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羣下推先主

為荆州牧渡瀘之役諸葛亮傳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皆能上疏云云五月渡瀘深入不毛

集一時之俊功以廣疆宇已而龍驤虎視有飲馬河洛

之志

吳鴻臚張儼作默記論亮長驅祁山有飲馬河洛之志

真可謂一世豪傑而

懍懍乎管樂之上矣

諸葛亮每自北於管仲樂毅

乃若關雲長張益

德雖曰萬人敵而程昱輩奇之

張飛雄壯威猛亞於關侯魏謀臣程昱等咸稱

關張萬人敵然功業之著見者蓋鮮耳雖嘗督軍敗于禁

先主

為漢中王拜雲長為前將軍率攻曹仁於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雲長威震華夏橫矛挫曹公曹公入荊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先主聞曹公卒至棄妻子走使

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然皆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得免然皆勇有餘而智不足者又况驕士大夫而弗恤小人躬速既之道而身以侈沒謂之人傑可乎然則崎嶇萬里之蜀不能合吳魏以取天下非不幸也當天下分裂之時雄傑並起以智鬪智則智有時窮以力角力則力有時屈惟能兼衆智屈羣力者得天下矣先主寬恤洪毅有英雄之槩惜其賢佐止一孔明而其餘爪牙腹心之寄類皆亡以逾人是以老於兵革而志卒不就西陵之敗

飲恨而死悲夫

隋此篇論廢立太子之失

高祖靖三方之難

本紀周德將盡禍難頻興宗威姦回威將竊發顧瞻宮闕將圖宗社藩維

連率逆亂相尋搖蕩三方王受天明命除羣凶於城社廓妖氛於遠服

破五王之謀

趙王招陳

王純越王達代王盛滕王直並至于長安云云雍州牧畢王賢及趙陳等五王以天下之望歸于高祖因謀作亂高祖執賢斬之寢趙王等之罪因詔南國歸降北國五王劔履上殿入朝不趨用安其心

遜避東隅西裔悉稟正朔

史臣曰樓船南邁則金陵失險驃騎北指則單于款塞職

方所載並入疆理禹貢所圖咸受正朔

而君子不以為功日晏坐朝親攬

史事登秀髦納忠謹訓兵農協禮樂

並見本紀

而君子不以

為治何者不能長慮却顧為扶持長久計顧輕以天下

授之庸弱則治雖定功雖成其亂與亡無日矣今夫太

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輕喜怒而妄與奪耶

昔者子戲僭立魯國亂

史魯世家武公九年與長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宣王愛戲

欲立為魯太子周之樊仲甫諫宣王曰廢長立少不順不順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誅之云云弗聽卒立戲是為

懿公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弒懿公

子荼繼統齊祚衰

左哀五年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

子鬻如之子荼要諸大夫恐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

疾痲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申生放逐全晉弱

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

左莊二十有八年晉獻公蒸于齊姜生太子申生又

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

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

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晉侯說之

使太子居曲沃沃二五年卒與驪姬潛羣公子扶蘇黜遠彊

而立奚齊至禧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秦喪史秦紀始皇崩於沙丘乃為書賜公子扶蘇曰與

喪會咸陽而葬趙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斯謀破

去始皇所封書賜扶蘇者而更詐為丞未有儲副之位

相斯受遺詔立胡亥為太子賜扶蘇死

驟廢輕立而免於患者也又況以不肖而易賢乎房陵

王監撫二十年岐嶷端良無大過闕守成之良主也

房陵

王勇高祖受禪立為皇太子獻皇后意有它故甚責望
勇頗遣人伺察求勇罪過晉王知之彌自矯飾始構奪
宗之計因引張衡定策遣襄公宇文述深交楊約令喻
旨於越國公素既知意因盛言太子不才皇后遂遣素
金遂有奈何聽艷后萋斐之辭蔽狡童中傷之計
上注

臣曰聽哲婦之言惑邪臣之說溺寵廢嫡託付失所滅父子之道開昆弟之隙文致其罪正坐

質責楊素舞文巧詆鍛鍊當是時也元昊營救而無以

敵張衡左衛大將軍五原公元昊諫曰廢立大事天子無二言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

察之上不答孝政辨明而無以勝楊素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曰皇太子為小人

所誤宜加訓誨不宜廢黜上怒撻其背于是降帝胄之貴而均之編列幽

囚圜閉不翅賊讎而雅無惻隱之意

乃移勇於內史省立晉王廣為皇太

子仍以勇付之復囚於東宮

逮至晉王之罪顯白上聞始大感悟悔

不晚乎

高祖寢疾於仁壽宮徵皇太子入侍醫藥為姦亂宮闈事聞於高祖抵牾曰枉廢我兒因遣追

勇未及發仗高祖暴崩

已而大業之君怙侈無度盡取秦皇漢武

之跡而踵之

通鑑臣光曰煬帝以悖逆計謀坐承富強之業志驕氣溢慨然慕秦皇漢武之為人

窮奢極欲兵連四夷政煩賦重盜賊竄起云云耗儲侍於王門柳城之外

發淮揚民

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

頓師徒於陰山遼

左之遠

史臣曰頻出朔方二駕遼左海內騷然不聊生矣

宮洛陽渠通濟狩揚

越巡朔方斬刈民力輸掠甚衆四海之衆叩心怨上

大業

元年巡歷淮海觀省風俗敕宇文禮與內史舍人封德
彛等營顯仁宮南接阜間北跨洛濱發大江之南五嶺
及北諸郡三百餘萬開通濟渠云云車駕發榆林歷雲
史沂金河旌旗輻重千里不絕云云郡縣競務刻剝以
充貢獻民外為盜賊所掠內為貪於是盜熾起而無
吏所賦生計無遺加之饑饉無食
以抗之鹿游咸陽身死人手斯則付託不效所致也嗟
夫開皇之盛文軌混一皆指日以俟太平而房喬父子
以殺置嫡庶獨知其將亂終如其言信標鑒通悟之士
哉

文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為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
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

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玄齡亦密言於彥謙曰主
上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夷今雖承
平其亡可
翹足待





十先生奧論註後集卷二

平九下
平九下
平九下
平九下
平九下
平九下
平九下
平九下
平九下
平九下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鈞

校對官編修臣盧 燧

膳錄監生臣蕭文鈺



台北科技大學圖書館



3100377